







哀武昌

哀此烽火。成豺狼。生命鴻毛。比居民半餓。昔我尼山。陳蔡亦絕糧。今此監獄。飲鴆共遭殃。大本心仁愛。觀此小悽傷。曾聞國日紛紛渡。渡行一國廢。日暗。是亦一壞。渡也。一全彼哀鴻。當何日復來。莊我更心惻。問吾雁行遙。天空恨。望救濟。誠無方。徒徃。臨風。淚。悽。慟。動。肝。腸。干。戈。新。早。戢。戢。默。叩。穹。蒼。



一個失足的女郎

秋色蕭條，晚風習習，那萬里無雲的青天，空中掛着一輪水晶般的皓月，正照在她的身上，似乎很可憐，她是個失足的女子，可是她竟毫毫不覺得，惟有呆呆地立着，追想從前，本是好好的，一個女子，在那天倫之樂，家庭中，度那融融的日子，是何等的快樂，祇因一時之差，墮落到這地步。

她想，到這裏不禁兩行珠淚從腮上，直落到襟前，她思潮起伏，不能制止，又想起失足的原因，正是在戲園裏看戲的那一天，她身上穿了一身粉紅色的衫褲，圍着腰，好看了，像無瑕白玉雕成的臉蛋兒，兩頰微現着一絲玫瑰紅，眼裏看着台上，喜

艱純潔的芳心，竟污毀了，入了不正當的思想。

事洩漏後，他竟一溜煙，無形無蹤，正想當時聽他花言巧語，說建業什麼大學，家產豐富，當如今，一見多見，欺騙人的謊語，拆穿，他說一句不是一個浮滑，不歸正道的人，是垂紅，我的顏色，所以百來人哄騙我一時，但我現在家庭中，棄去姊妹們，鄰我那最愛我的老母，比從前異，了有時候，只得對自己暗暗，於是她一顆芳心，竟充滿了後，羞恨畢，竟長嘆一聲，追悔之晚，就垂首向地一聲，也不響了，那皎潔的明月，仍照着她，好像也替她懊不已的一般。



家庭中的秘密

(二)

左鄰右舍，意甚自得，遂即走到那屋子的門前，就用手敲了一上子，接着裏面有人問道：「誰呀？」那外邊的男子應了一聲：「是我！」那裏面問道：「你爲什麼到這時候來累我？」

揭見一個房間的門前，他就將門窗一掃，笑迎着上來。那男子一見就喜容滿面的拉着那少婦的手，一同坐在那靠窗的一個沙發上。那女的問道：「你爲什麼到這時候來累我？」



毓秀閣詩草

逸翁索稿而搜索枯腸苦無以應。偶翻舊篋見兒時作詩數首自知不堪一讀。然爲當年學詩時興高采烈之成績未忍遽然棄之。錄付逸翁。藉清文債。魏公藏拙。我偏獻醜。諸君子得無嗤也。狂之厚顏太甚乎。

▲晚立橋前  
晚來獨立小橋前。不見人家只見烟。頃刻浮雲都散盡。一輪皓月獨當天。

▲歡迎吳門吳子敦兄時家居京口  
一自萍蓬北。因吳吳宮花。草憶泥埋會。須共幾三山。勝梅柳江村。暢客懷。

▲送別雒泉冒祥甫兄赴吳門即次前韻  
罷醉紅樓立岸。涯涯君健舉。出塵埋雒泉。射中綏今日爲惜分離轉。驚懷。



讓座受窘記

你這廝還要嘴硬。剛才你說什麼女人元寶。瞬身沒有道德種種胡言。當你老子是驢子麼。嗚呼。你不要捏鼻頭做夢。糊裏糊塗。偶戲女人老實告訴你。說到這裏。指着那女郎道。便是我的女人。你待怎樣。這時女郎坐着不覺聲也不來。相和。却打在雲端裏。看相打少年乘客。見這情形。已難料。到八九分。這漢子定是個流氓。串通了那女郎。想來拆梢。心裏暗暗好笑。便哈哈大笑道。你今兒身上倒也穿一件長衫。像是一個人。丁其實連我方纔說的話。都解釋不明白。我不過開話說得高等些。你統不知道。這講話的意思。何纏到這裏去。你知道道德三字怎樣解釋。你以為就是不正當行為。做且的事。話語都不曾懂得。還虧你來和。拌嘴。真正豈有此理。這一辯。不打緊。說得那漢子暴跳如雷。拍胸勒臂的罵道。你還要強硬。屈死小亦。看你老子。聽你說着。真個要像打上的樣子。少年乘客慌不忙挺身問道。你想動手打麼。我好端端的站。這裏裏。快打罷。你看我穿了長袍。短



抱不平卷  
十五

第八十九節 缺調署官貪尚趨機

詩曰 久勞俸免守下株底癡然民理世承把過

缺調署官貪尚趨機

中國以府廳州縣治天下凡筭仕者無補試用異常繁結則儘先擢用尋常勞績則輪流補授其例然也然缺者以三年爲期署事者以一年爲限若代理不過月而已故有瓜期之說言今年之瓜熟至明年在瓜熟時也鐵同知權家裁川其缺則委與自甲辰七月車迄丁未三月始去屈指計之已閱兩載半矣署事不啻實缺亦在破格之例雖不知上司有何密關而能從容展布大試其殃民之手段諒之田間父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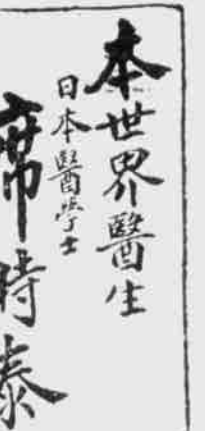


吉祥室  
行廚小  
品偶紀

▲松花餅  
山居雜志松至三月始花吳郡婦女以杖扣其枝則紛紛墜落調以蜜作餅遣人曰松花餅云

▲果狸  
雷州產香狸所觸花木生香本草稱靈貓自爲牝牡者也亦名果狸其食惟美果故肉香肥而日秋冬百果皆熟其肉尤肥南越居民設網捕之剝皮去骨煮一日爲度則肉爛如泥耳

(嶺南雜記)



以其號曰  
食旁

論所見其物爲世罕  
今時春富饒時有  
分珍王公貴戚  
中法藥房  
元和中有好僧鑒虛以羊之大府  
造一味傳之於今時人不得其名  
詳記清楚



今年桂花開得較遲  
日來方有售者因賦

菊花時節桂花香好向籬邊伴晚芳  
月露誰教懷帝子霜風漸欲作重陽  
(成句)當年食葉春蠶迅此日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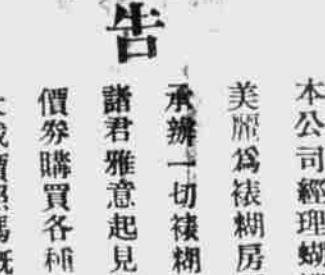


專制  
農制

(上)

春風和煦。秋月光輝。日遂於道路。時既於書史者。此非吾友。君依烟。肄業於姚城某校者。乎依烟年十八。頭角嶸嶸。性好俠。又好酒。居間頗有英氣。會上已先一日命奚奴持柬來邀余。踏雪郊外。屆時依烟已攜奴挈棹過余寓。時余因時計方鳴。下依烟促余行。余時尚未早餐。笑謂依烟曰。欲吾楊腸從遊。乎依烟不答。戲謂吾舅。曰。今有迎之客。人來可設宴。享客。髡奴力譏譏治具。笑吃吃不休。余與依烟共食。畢。譏已朗朗十一下。友二人徒步至郊外。姆湖一帶綠陰匝地。翠瀾蔽天。或啖湖濱之茗。或登蛇頭之山。上友如雲。少壯咸集。余與依烟亦席地沙嶺。傾仰。啖哺。備極人生樂趣。王右軍蘭亭修禊。庾子山華林作賦。亦不是過也。孰知造物小兒。遂於樂極時。陡將無邊慘債。微露端倪。

琅玕叮咛。振振耳鼓。見有三五女。



價比衆特別

就以爲好吃。果子可以欺侮的。其實我脫去袍褂也和你一樣的。凡事須一個理。我從來不同人家打架的。某某阿哥他是地方上的大好老。誰人知那。不曉他動輒打人的。麼。漢子誰不遠。這少年乘客是怎樣。將拳頭一縮。冷笑道。我也不來打你。這名小卒。少年乘客道。說你也不過。那漢子。仍舊得意。大罵乘客中有一個心直口快的男子。聽過去。圍着道朋友。你也少說一句罷。說着。指着少年乘客道。這位先生他也不會。我親眼看見的。說着。又指着那女郎。對那漢子道。方才伊站在月台上。擠進來。是那先生讓的。後來又讓伊座位。至於那先生說的一番話。的確沒有半句。奚落女人的。渾話。這是我們大家聽見的你何苦多口。那漢子不理會人家。相勸指着少年乘客道。我們且坐下。去有話館裏去講。讓衆人評一評。理少年乘客很得意的答道。可以的爽快些。還是到巡捕房裏去。白相一趟。也使得橫豎此地離巡捕房不遠。再不是們仍坐原車回到盧家灣。到總巡捕處去。也不遲。你想用銅錢麼。用者拆梢也。即流低勒索之謂。一我却不怕的。你請白相人幫忙。我請你。你請包聽。我請通事。你請通事。我請繙譯。你請繙譯。我請律師。你請律師。我請外國律師。大家到法庭上去打官司。判一個紅紅白白。不比車上辯論裏快得多麼。那漢子聽他口氣。知道是問。座中人不是好欺。本林又經傍人替少年乘客中解勸。勸到此落蓬。不再計較。默默不語。罷了。少年乘客見那漢子不響。心裏恨對他說。你要用銅錢也須看面。我也是老上海了。不是鄉下阿木林。容易受人欺侮。說又假意嘆口氣。道。怪你不得。要用銅錢說着。對那女郎瞧了一眼。又指着膝。這是座席。位不是椅子。你休得錯。錯。這是幾句說得滿座的人。聞笑目的地。到了便跳下車去。隱隱可見。那漢子罵他死小老。呢。這一段趣事才告結束。

**淋濁無片**

是效功能清尿道殺菌無  
新久患淋即愈淋瓶蓋外  
專治淋病及血淋膿尿元  
管導引故確其收一盒藥  
專功等症因致淋病者服  
寄功均痊國路延澤藥房

白濁遺精丸

中國根泰廠  
國產  
美味和合粉  
完全衛生  
價目克己  
口過大總  
西世界發  
藏界行所  
○電七電  
八報六話  
五掛八中  
五八六

南 京 路 勞 合 路  
億 鑫 里 一 號  
四 百 三 十 一 號  
震 寰 公 司 廣